

花開之地

土木系105級／黃靖雯



陰性、陽性特質來自榮格的心理學，「陰性」(Anima)指的是男性中的女性特質，「陽性」(Animus)指的是女性中的男性特質，但今日通常不講性格對性別區分，只提出具有溫柔、關懷、同情等「陰性」特質，以及具有獨立、主動、競爭、成就感等等的「陽性」特質。

文中為考量多元性別而不講女性而用「陰性」一詞。

女性，更正確來說是「陰性」在工程領域一直是種微妙的存在。你必須花些力氣去忽略她們的不同，佯裝沒事卻總忍不住想多看她們兩眼；她們坐在教室裡的姿態，刻意武裝起自己樣貌、收斂起自己的神態卻是那麼顯而易見。在我眼裡，工程科系的校園日日都在上演這些小劇場，各種性別的人們，在這個已然被塑造成「陽性」特質為主的空間裡面，各自生活著。你若不讓自己也符合那些特質，就將會是這綠色叢林裡明艷的刺目（對，形容詞可能不是美麗）的一朵薔薇。於是我開始想，曾在這個空間裡成長的花，途中發生了什麼，後來又遭遇了什麼，她們經歷過什麼事情，遇到了什麼困難？

"The pressure is intense, and with no viable part-time alternatives, a woman engineer is FORCED TO CHOOSE between work and family"

關於正在工程界工作的花

由於我還沒有工作經驗，於是我觀察周遭的親友，也透過網路進一步了解國外的情況。而後發現工程領域的陰性仍是少數，這不是新聞，因為從就學期間受到工程訓練的女性就已經是少

數了，但是她們在工作後也有大半的比例選擇離開自己的領域，甚至離開工程界轉往截然不同的跑道去。

這當然是工程領域甚至整個國家的損失，因為這代表在這些人才身上幾年的投資全部化為烏有，是非常嚴重的問題。根據各方說法總結而言，女性在工程體系工作會遇到兩大問題，一個是關於生理女性的天生難處，一個是工作領域對於女性的天然壓迫。

首先，生理女性通常被期待能夠養育子女。這表示她必須接受極大的體力與精神耗損，工作效益也可能因而降低。這是從精神方面、肉體方面都無法解決的天生難處，這往往迫使她們必須在家庭與工作之間做出選擇，「生兒育女」便是生理女性在工作上無法承受之輕。

“You have to be a bit TOUGHER when you are around the guys, you feel you have to do better than them to be accepted.” - Caucasian Operations & Research Engineering Graduate

即便我還沒畢業，四年之內已經聽過數十次（我沒有誇飾）的「妳是女生，在妳們這行以後出去工作一定很吃香阿。」諸如此類的言論，即便我從不覺得自己因為是女生所以可以少付出一毫。果不其然國內外工程界的職業婦女對此也有微詞，有人也強調「妳並不會因為金髮、藍眼珠而受主管賞識」。這句話顯示出社會普遍對於陰性的價值定位，「因為物化的特質而被喜愛」這樣的邏輯果真是古今中外皆然。另外，一份名

為“Why woman leaving engineering?”的報告中也提到，女性在工作上必須付出更多、更強悍才有辦法證明她們跟男性們擁有一樣的能力，甚至某些人在面試或者工作交流時，常常被誤認為「秘書」等等與「工程師」八竿子打不著的身分。

即便她們在這兩大問題之間找到神奇魔法調適過來之後，還有種種的因素讓她們想離開。

Fortune 研究員 Kieran Snyder 採訪 716 位平均在科技圈任職 7 年女性的研究中指出，她們其實是喜歡待在科技領域工作的，但離職主因是：職場性別歧視。

薪資比例而言，打從一開始男性與女性的薪資就不是平等的，哈佛及 CMU 研究也指出當在薪資談判時，男性調薪的困難度會比女性來的低，而當女性要求升遷加薪也會比男性來的困難，這都不是幾日之內發生的事情，甚至有點老生常談了。

更讓我覺得錯愕的是，同份報告指出某次 248 份在高科技圈的工作能力調查中，關於負面人格的評論，女性占了 85%，而男性才 2%。這



oneLogin求才廣告。



性感的笑容如圖。

是什麼意思？簡而言之就是被認為「個性有問題」的女性占了總數的85%，而男性則約莫占了總數的2%，這個結論聽起來和其荒謬，但這些對於女性的偏頗意見以及歧視卻是日日上演。

BBC在2015年八月五日刊登了一則新聞，內容指出，美國舊金山地鐵曾刊登一系列oneLogin求才廣告，旗下的全端工程師Isis Wenger同意公司的請求，將其照片放上地鐵廣告並在旁邊介紹為何喜歡在該公司工作的原因，希望能藉由Isis的女性形象，吸引更多專業的女性工程師。旁邊也擺了帶著高帽、墨鏡的男性工程師，以及穿著同

樣黑色T-shirt的男性工程師。

不料Isis的照片卻引來軒然大波，大部分的意見表示：「模糊焦點、品牌塑造搞不清楚狀況；我猜他們應該是想吸引女性，但其實這張照片只會讓男性注意」，還有人說，「如果他們真想拉攏更多女生，應該選擇讓人感到溫暖、友善的照片，而不是這種性感不自然的笑容。」

那麼，我覺得性感嗎？當然！（況且Brainy sexy不正是時下潮流嗎）那種美麗慧黠的笑容怎能讓人不愛，這樣怡人的風景根本就是辦公室裡的公共財，應該感謝她大方無私的貢獻才是。

Isis本人知道大眾的反彈時也做出了回應，她說：「有些人覺得我不是一張『正確的臉』，有些人不相信『這是女性工程師該有的樣子』」。她說，「這只不過是一個針對工程師的廣告宣傳，跟性別無關。硬要區分兩者只會讓這個產業的性別歧視更加嚴重。」，而後她在Twitter發起了“#ILookLikeAnEngineer”的標籤，歡迎各方女性工程師拍下自己的樣貌，告訴這個世界怎樣才是「工程師」該有的樣子，別再讓可笑的陳腐思想出來拋頭露面。

看到這個活動不知道大眾怎麼想？

在我眼裡覺得挺心酸的，今年是西元2016年，女權的奮鬥明明已經延續了好久，但如今看來似乎還有漫長的路要走，很多人在路上累了、放棄了，於是她們離開了工程領域，轉而發展她們的第二專長，甚至回歸家庭無論她們有沒有更遠大的夢想，因為這兒從來不是友善的地方。

關於正在工程校園內的花

其實這篇文章想寫的原本是她／他們，所有缺乏陽性特質而在這個環境中生存的人們，她／他們是花，但是傲骨堅強。

我知道許多人是不喜歡自我介紹時主動介紹自己的科系，原因很多。而我自己的理由是，當我回答「土木系。」之後百分之百的應答是一聲戲劇化的、大聲而驚訝的「土木系？！」，我屢屢想賜予她／他高貴的三秒沉默讓他們知道他們的驚愕是多麼可笑，但我通常還是把話接下去「是阿，是土木系，很奇怪嗎？」，這類人似乎春風吹又生永遠除不盡，從我高三放榜錄取到現在我大四了世界完全沒有改變，看來這問題已經嚴重到不是幾次淡漠幾次教育就能成事的。也就是這種這種無奈成為間接促成我這篇近乎八股主題的理由之一，集結我所有坐在電腦前試圖發文在社群網站裡的夜晚的衝動。

在工程科系裡「陽性特質」是最安全的選擇，也是證明自己能力的某種方式。沒錯，這種想法從學生時代就已經開始了。學校老師也通常可以一派輕鬆的講出一連串帶有性別歧視的話而不自知，我本不是個激進的女權主義份子，也覺得時時刻刻注意政治正確未免讓人生過分無趣，但是我知道分寸一直是可貴的。至少在課堂裡你該知道有些笑話真的會讓人笑不出來。在這個體系裡，小至助教到學生們更是一脈相承，不知不覺中，好像所有「陰性」特質都帶有原罪，在這圈子裡似乎溫柔永遠無法對抗強悍，好像你必須表現的比男性更加的男性化（此處採用傳統性別觀點），你才有機會「克服」天生帶有的陰性原罪進而獲得與他們同等的地位。

在我眼中，工學院的女孩們其實都有那麼點不服輸，她們渴望挑戰、能夠忍耐，也許



圖為活動發起照片。



Lyndsey Scott

"When I'm modeling or acting, I need a distraction to keep my mind off the bookings I can't control. When I'm programming, I like having a more glamorous and energetic distraction to get me away from my computer screen"
--- Lyndsey Scott

安靜溫柔但絕不是任人擺布。不過普遍而言對於職涯選擇都有極大的不確定性，表示相關產業不是第一選擇的也大有人在，但這恐怕與台灣整體風氣息相關，在這兒討論就有些說遠了。

關於在工程學院的我自己

我自己是個陰性特質以及陽性特質都明顯出現在我身上的人。曾經急躁地想早早的找出人生明確的道路並且直線前進，直到一點歲月換來一點能耐去欣賞蜿蜒的幽微，我這才睜開眼睛面對自己的模樣。

小時候很羨慕Lyndsey Scott，可以同時是超級名模又是出色的工程師，她一直是我心目中的傳奇人物。在某期ELLE雜誌的訪問中，她說自己很享受「程式」的樂趣，因為那能使她的生活保持某種平衡，也能充分使用到她所擁有的天賦。這樣的人怎麼能讓人不崇拜呢！我們都知道，踩在「工程」和「時尚」這兩個極端是多麼難以平

衡，一路走來肯定也遭受過非常多異樣眼光，但她靠自己的天賦和努力證明，她

的美麗高跟鞋一路走來踩得穩穩當當。在我眼裡，她的美從來就不只是擁有一顆聰明的大腦以及亮麗的皮囊，更多是來自她的篤定以及自信。

不知道其他人如何，但我自己非常能夠了解這種「專長兩極化」的美麗與哀愁。自幼就同時喜歡物理、擁抱藝術，大學以後我做了一件在這個科系看起來不合常理的事情，我表演！

大學四年內我在表演的練習、鑽研、上台的時間很多，幾乎是砸了大半的課餘活動時間在它之上。為了表演的肢體我也嘗試現代舞，一點一點看著自己身體控制力提升，也聽著自己的聲音能夠更紮實、更清晰的傳到遠方的觀眾席中。不斷、不斷碰撞自己心靈以及肢體就是我的平衡，學習表演的路上，我試圖讓自己內心堅定安穩，如此才能與即將扮演的角色對話，並且恭迎角色降臨。我讀史坦尼斯拉夫斯基、讀高行建，淘選適合自己的方法，認真對待每一次舞台表演，這些種種非主流的體驗，試圖在藝術貧瘠的土地上，種出一朵小花。也不知是幸還是不幸如今我走到大四，籌備演出的心力沒有停過，做完一齣戲之後總想著那麼下一齣戲該做什麼。

不過一切也不是永遠這麼順遂。

在這個環境裡，我曾經有好幾個瞬間覺得自己的身影萬分突兀，就像有次我穿著洋裝踏在工院大道上，那是一件淡粉色的、小碎花的雪紡洋裝，你可以說帶著青春氣息，但那是一種絕對會被工學院視為「特異」的質感，果然我接收到



演出劇照

了無數次的眼光暗示「妳好奇怪」。某天傍晚我上完了課準備離開系館，碰見一個正在溜狗的研究生，我並不認識他，我們小聊一陣之後竟然得到了「我的外型不應該在這裡」（原文是英文）這樣離奇的結論，我反問他「不然我應該在哪呢？」接著草草結束了對話，這是活生生發生在我身上的例子。

人很貪心，我也總以為自己能夠是超人，可以一面是工程師一面是演員，但事實是我們都很平凡，只能一步一步的走，慢慢走到那個選擇的境地，距離不遠了，但是人生的路卻還很長、很長。

“ENGINEERING SCHOOL WAS PURE HELL for me—my personality inspired much sexist behavior from my male classmates and my T.A.s... At some point, after many interviews, I decided that I wouldn’t want to spend the majority of my waking hours with the type of people interviewing me.” - Caucasian Mechanical Engineering Graduate

結語

本來沒打算探討女權的議題，不過在找資料的過程當中看見太多不能忽視、需要被正視的

陰性力量，這些溫暖、體貼的力量也應該被工程領域所接納。本來也想找些女性工程師當作典範，但是實在是太少了，或許這也是一個相當必須的鼓舞力量吧。

這四年之間我有太多感覺「不屬於」土木系的瞬間，也許是我自己認定的，也許是旁人加諸於我的，因緣際會的被我在這個資料中記錄下來了，只願將來進入工程校園領域的女孩們能更舒坦，閃耀得更自在一些，讓工程領域也成為花開之地吧。

資料來源是網路、親友、名為“why woman leave engineering”的報告（2012），#Ilooklikeanengineer 相關圖片來自 B B C 新聞網，Lyndsey Scott 圖片來自專欄文章“Supermodel Lyndsey Scott Proves Beauty And Brains Happen”作者為 Jade Earle。